

Fukami Reichiro

警部殿 译

(II) 深水黎一郎 著

推理竞技场
ミステリー
アリーナ
推二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推理竞技场

(日) 深水黎一郎 著

警部殿 译

Mystery Arena by Reiichiro Fukami
Copyright © 2015 Reiichiro Fukami/CTB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Hare Shob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NEW STAR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Reiichiro Fukami arranged through CTB,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37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推理竞技场 / (日) 深水黎一郎著; 警部殿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133-3472-3
I. ①推… II. ①深… ②警…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0808 号



推理竞技场

(日) 深水黎一郎 著; 警部殿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校对: 刘 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55千字

版 次: 2019年2月第一版 2019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472-3

定 价: 4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如果假设充满魅力，而理论是美丽的话，那么我会享受其中，并将真相置之度外。

——保尔·瓦雷里^①《人与贝壳》

^①保尔·瓦雷里 (Paul Valéry, 1871-1945)，法国象征派诗人。

1

到达鞠子（Mariko）别墅入口的时候，我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车里没带雨伞，我只得抱着波士顿包，冒雨从停车场跑到正门。没想到才这点距离，从头到脚都湿透了。虽说也可以先把车子横着停在入口，进门后等到雨势变小的时候再把车子开回停车场。但这么做会堵住后面来车的路，给人添麻烦。我平常都会在后备厢里放上两把伞，但是上周末下雨的时候把伞借给了同车的友人，来的路上也粗心大意，把这茬儿给忘了。

鞠子别墅的一楼木地板实际上建筑高度已经算是二层了，好像是为了给地下室也装上采光的窗户才建得这么高。因此，进入正门前需要登上几级水泥台阶。采光窗如今被拉起的厚厚的窗帘遮着。

从停车场到正门没有遮蔽物。就算给停车场装设了顶棚又有什么用——这大概是设计上的不完善吧。不对，也有可能车库的顶棚单纯是为了给停驻的高级车挡风遮雪，而非为了驾驶员考虑的。原来如此，有钱人的想法果然跟一般人不同呀——我一边暗自念叨着，一边登上屋外的水泥台阶。进入正门后，发现阿英（Hide）已站在门口等着我，一只手里还拿着一块偌大的毛巾。

“哟。”

雨滴顺着刘海啪嗒啪嗒地滴下，我向阿英伸出了右手。

“哎呀，淋得可真够惨哪。”

阿英脸带笑意，说着便将毛巾递了过来。真不愧是“体谅人的阿英”，我心怀感激。

“啊，真是够呛。”

“快，别感冒了。”

看样子，阿英是透过窗户看到了我来时的狼狈样，才出来迎接我的。我接过递来的毛巾，迅速地擦起脸和头发。

“总之没有大碍就好。我之前还怕你来不了呢。”

“确实。来的途中好几次车子抛锚，可急死我了。”我将手中抱着的小波士顿包放在玄关的三合土上，回答道。

“这雨也太大了。”

“小路都淹成河了，我可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势。”

我用胳膊窝夹着毛巾，弯下腰打开了波士顿包。好在包是防水的质地，里面基本上没怎么淋湿。

“稍等我一下，我想先换身衣服。”

“啊，就在这里换吗？”

“不然这样上去，会把走廊弄得湿答答的，总感觉有些对不起鞠子。”

“啊，确实。”

我先脱下湿透的敞角领衬衣，站在原地把上半身仔细地擦拭干净，然后换上从包里拿出的新衬衫。接着脱下皮鞋，换上新的袜子。在这种地方单脚站着换袜子，还是需要一点点平衡感的。最后，我从包里取出装换洗衣服用的塑料袋，把脱下的衬衫和袜子都放了进去。

说句实话，现在我最想换下的其实是从刚才就又冷又湿、贴着我下半身的裤子。遗憾的是办不到，理由非常简单：我只带了替换的上衣，没带替换的裤子。我可不想换上那条睡裤一样的灰色运动裤，更不愿意穿成那样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在身上的仿旧牛仔裤晾干之前，我就必须这样难受着——归根结底，这还是没有带替换裤子过来的自己不对，因此也无可奈何。如此思考着，我将浴巾翻了个面，用尚未沾湿的部分擦了擦波士顿包表面的水珠。

“现在就剩丸茂（Marumo）了。其他成员都已经到了哦。”

看着我换好了衣服，阿英先转身缓缓向里走去。

“就只剩丸茂了？”

一手拿着包，一手抱着浴巾的我紧跟着阿英的脚步离开了门口，带着些许意外问道。我本以为，像这种恶劣的天气，今年肯定会有一两个人缺席。

“这种天气，竟然除了丸茂大家都到了！”

“虽然是每年的惯例，但大家确实很团结啊。”阿英笑着说道。

“这种天气里，大家过来的时候都没出什么问题吗？”

“最先到的是沙耶加（Sayaka），她好像昨天夜里就到了。”

“啊，昨天夜里就来了？”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完全没听说过——

“好像是恳求过鞠子商量什么事情，所以早大家一天到了。”

“是吗……”

我虽然故作平静，仿佛毫不在意，可是说不定早就被直觉敏锐的阿英瞧出了内心的震惊。虽说想什么时候来是沙耶加的自由，但究竟商量些什么事情？话说回来，沙耶加跟鞠子是可以

“诚恳商量”的亲密朋友关系吗？

“然后是文太（Bunta），他开着爱车一路飞奔，趁着雨势还没大的时候到的，好像也没淋着什么雨。”

“是啊，那家伙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状况，都会来的吧。”

文太这个摩托车迷，几乎每年都是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来参加聚会，结束后也是一个人离开。而且似乎还很有原则，从没见过他的摩托车后座载有其他人。估计就连骑摩托用的头盔，他也只准备了自己用的。

“其他人呢？”

“剩下的人都是乘电车来的，不然还能怎么办啊。”

“从车站怎么过来呀？”我问道。

我们这些人里，不知为何，有车子的寥寥无几，因此直到去年，大家都习惯分乘我和丸茂的车过来。然而今年我和丸茂都因为工作的缘故时间上拿不准，甚至有可能不参加（虽然我对丸茂所说的“重要的事情”是否真的是工作尚且存疑），于是让大家自行前往。

最后，我这边总算是紧赶慢赶把工作完成，至少在太阳尚未落山前（这当然是比喻，现如今倾盆大雨，太阳肯定是瞧不见的）赶到了别墅……

“当然是打车过来的呀。驾照和车都没有，没办法喽。”

“打车费相当贵吧？”

这幢宅邸，就算是从最近的车站过来，也有相当的距离。

“算是吧。五千多块^①。”

“这么贵啊。”我大吃一惊，“实在是对不住。”

①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多元。

“这是什么话，我们这些人才是，这才深切地体会到你和丸茂平时的照顾。更何况，虽说是五千块，但我们是平摊的，算起来每个人也才一千多一点。”

阿英又苦笑着补充道：“话说回来，那位出租车司机呀，来的时候一直嘀嘀咕咕说回不去了，害我以为会被撂在半路，一路上一直捏着一把汗呢。”

“咦？你说的是上车之后吗？”

“可不是嘛。”

“怎么会有出租车把乘客扔在半路这种事呢……”

“现在是没有。不过泡沫经济那阵子也是发生过这种事情的。‘差不多该回营业所了，请客人从这里下车，去打前面的车子吧’这种。毕竟那是六本木^①的人手里都挥舞着万元大钞打车的时代呀。那个时代的出租车，给人感觉像是‘让你上车你才能上’一样。”

“这算哪门子事啊。”我很震惊，如此回答道。

真是很难相信，而若要问是否羡慕的话，我当然会选择否。我甚至因为青春时代没有在那样的日子里度过而由衷地感到庆幸。要是年轻的时候体验过那种生活，金钱观念必定是要扭曲的——

“没被半途扔下来倒是好。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那位司机师傅能不能平安回去呢。”

“至少我来的路上没看见对面车道上有事故或者车辆抛锚什么的。”

“那我就放心了。”

①日本东京港区的一个区域，以夜生活丰富和西方人众多出名。

阿英仿佛松了口气。也不知是谁起的“体谅人的”这个绰号，被我们这么称呼着的阿英，有时候体谅和担心别人的程度过分到了跟老好人无异。这样的阿英一定是真心担心那位司机先生的安危吧。

“啊，这个，谢啦。”

刚好经过布草房，我就顺便把手上的毛巾递还给了阿英。在我们这群人中最年长的阿英讨厌我们用敬语，因此我一直尽可能地使用“朋友间的口吻”来交流。阿英接过毛巾，直接扔进了布草房里的大洗衣机中。

“话说，房间还是按照往年那样分配的吗？”

“是啊，你这家伙的房间跟往年一样，是一楼东边最里面的那间。这样行吗？”

“当然，没问题。”

正合我意。我点了点头。

布草房的隔壁是像等候室一样的空间，摆放着长凳之类的家具。但厚重的中央楼梯也在这里，延伸至二楼。敦实的琥珀色扶手上雕着华丽的花纹，楼梯宽度接近四米，其豪华气派的程度，甚至可以当作刚组建完成的内阁大臣面向媒体拍摄纪念照的背景。

这个楼梯恐怕是模仿约西亚·肯德尔^①为现在是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的台东区旧岩崎府邸设计的楼梯所建造的吧。两处楼梯几乎相同（当然，这里的是仿作），君临于三菱财阀顶端的岩崎家族的代代当家，会让请求会面的客人等候在楼梯所在的屋里，自

^①约西亚·肯德尔（Josiah Conder，1852—1920），生于英国伦敦，建筑家。受明治政府所雇前往日本，参与设计了上野博物馆、鹿鸣馆等建筑，培育了辰也金吾等日本建筑家，为明治以后的日本建筑业奠定了基础。

已从楼梯上方悠然自得地登场。这样的高低结构差，使得客人在商量要事或进行重大交涉前，难免就已经无意识地陷入心理上的劣势。

“怎么样，是回房还是先去休息室打个招呼？”

阿英在楼梯前停住，目光瞟向我。

这幢宅邸是大门正朝南，左右屋脊向东西方向延伸的四层小楼。一楼从刚刚进来的入口开始，依次是餐厅、厨房、食材库、客房、浴室和布草房等，二楼除了客房之外，便是面向大门看位于宅邸左侧，也就是西边最里面的房间，也是大伙儿此时聚集的大休息室。如果直接回房间的话，只需沿着走廊前行；如果要去休息室露面的话，就要登上眼前这十分厚重的中央楼梯了。

连接这栋建筑一楼和二楼的，只有中央楼梯这一处。二楼再往上的话可以走别的路线，这是后话。

“那好，先去休息室吧。”

我做好决定，便用胳膊窝夹着行李，飞奔上了中央楼梯。说是行李，其实就只有一个波士顿包，而我一心只想尽快见到沙耶加。

途中，我在楼梯平台上稍微等了阿英一会儿，后半程加快脚步爬上二楼。在走廊上我再次等待了一会儿阿英，之后我们便一边避开途中的白色圆柱一边径直前进。最终出现在眼前的，便是休息室左右对开的双扇玻璃门。仿如西部剧中的硬汉单身赶赴流氓恶徒聚集的酒馆一般，我飒爽地推开门，进入休息室，看见了文太、沙耶加，以及恭子（Kyoko）三人。本以为鞠子或者小珠（Tama）应该也在房间里，结果没见到，我稍微有些扫兴。但又转念一想，人不多反而方便我跟沙耶加搭话——

“哟，安全抵达了呀。”

坐在单人沙发上抽着烟的文太看着我，举起手来打声招呼。他的衣着还是老样子，连体白色骑手套装，胸前佩有徽章。

“是啊，这不，刚刚到。路上可真够呛。”

我也举起手来回应，接着将视线缓缓转向坐在墙边长椅上的沙耶加。可能是因为讨厌烟草的烟雾，才跟文太保持一定距离的吧。

但是沙耶加没有任何反应。从沙耶加所在的位置和她保持的姿势来看，毫无疑问，我的身姿一定映射在了她的视网膜上，可是，她却仿佛陷入了沉思似的，恍惚的视线始终停留在木地板上。

我带着些许失望的心情转过头，对身后的阿英说道：“这个国家竟有过那种时代，我真是无法相信。”

听了我的话，阿英愣了一下。

“咦，你在说啥？”

——喂喂，阿英啊，这话题不是你自己说的嘛。刚刚对话的内容已经忘光了吗？

“就是对乘客说‘让你上车你才能上’这样的话的时代呀。”

“哦哦，是刚才的话题啊。的确，现如今是无法想象的啦。”

“话说回来，真希望明天能天晴呀。”

阿英听到我的自言自语后面色一变，满脸愁容。

“很遗憾，你的愿望看来要落空了。刚才天气预报说了，这场大雨至少还要下两到三天。”

“这样吗，真是糟糕。”

“而且作为附赠品，下一次的台风好像也已到达附近，正处于待机状态哦。”

“这算什么，客流高峰的山手线嘛！”

“哈哈！”

阿英稍显夸张地弯下腰。不愧是“体谅人的阿英”啊，一定是一早便察觉到刚才我和沙耶加之间微妙的气氛，才想着稍稍化解尴尬，变得热闹一些吧。湿透的仿旧牛仔裤紧贴着大腿，感觉糟透了，但多亏了阿英的贴心，我的情绪稍微好转了一些。

“话虽如此，总觉得最近的台风多得过头了吧。今年是台风的丰收年吗？”

“说不定哦。”

“要是红酒之类的丰收年还值得庆幸，台风的丰收年，实在是让人难以感激啊。”

“确实啊，哈哈。”

即使是面对这些放在平常我绝对不屑说出口、平庸至极的话，阿英也毫不做作地以开朗的笑声回应着。

当然，天气预报和交通状况这些，我在来的途中就在车上了解了。相反，如果有人在这种天气里驾驶着汽车还能悠闲地听音乐的话，我倒是很想拜见一下。因此，我早就知道这种恶劣的天气将会暂时持续下去。

而我的目的就是一边聊着这种无关紧要的话题，一边窥探坐在墙边的沙耶加的样子。即使是这种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不，应该说反而是这种闲聊，持续下去的话，沙耶加早晚也会加入的吧，我暗地里这么期待着。

在手机号码都被她拉进黑名单的现状下，闲聊也好、家常也罢，总之能跟她说上一句话，就算是一个成功的开始。但如果开始的第一步就失败了，心情也会逐渐变得郁闷起来。然后，哪怕两人单独聊天的机会到来，也会因为想着“为什么刚才一直对我那种态度呀”而心生芥蒂，陷入“反正我就是不重要”的自卑

委屈，抑或开始较真地数落对方的不是，从而根本无法坦率地交流——我所担心的正是如此。

然而，我的期望落空了。沙耶加的视线一直盯着别处，完全没有加入闲聊的迹象，我心中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望感。因为阿英的贴心而好转过来的情绪，又一点点消沉了下去。

“哇，这风也越刮越强了啊！”

阿英此时一边向外远眺，一边用轻松的语气说道。被阿英的声音所吸引，我也回过头，将视线投向窗户的方向。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环绕着屋子的高耸围墙外，被风横吹而来的大雨猛烈地敲打在树木身上，树木在风中左右摇摆，像在甩身上的雨水。

但在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阿英的话有些奇怪。

休息室的窗户虽没那么高，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窗子下端距离地面有一点五米。

而阿英此时站在离窗户稍微有些远的地方。

对于站在窗边的我来说，可以清楚地看见围墙外树木猛烈摇摆的样子，但是从阿英所处的位置和视角看去，应该是看不到的。

那么，阿英究竟是怎么知道风力变强这件事的呢？就算是我，站在阿英所处的位置，也只能看见乌云遮天蔽日的景象吧。比我还矮十五厘米的阿英，怎么想都不可能看得到树木。

阿英究竟是怎么……

我稍稍思考了片刻，姑且得出了一个能够接受的结论。原来如此，是雨滴啊。恐怕阿英是看到敲打在窗玻璃上的雨滴较之前滑动得更快了，从而得知风速更强了吧。

“话说回来，我们的东道主鞠子呢？”我将视线转回室内，询问道。

询问的同时，我下意识地用指腹来回摩挲着插在衬衫上的钢笔的笔盖。

“好像说过中午以后就要一直待在自己房间里。恐怕正为了今晚忙着准备呢吧。”

阿英如此说着，朝刚过来的走廊的方向努了努嘴。

“好吧。”

透过休息室的玻璃门，我望了一眼远处坐镇于走廊正中央的白色螺旋阶梯。

之前也说过，这栋屋子共四层，但实际上，四楼是在原本只有三层的建筑物的屋顶上强行加盖了一层。整层只有一个房间，作为鞠子的私人房间。加盖的这个房间在建筑物中央稍稍偏左的位置，简直就像人的脑袋一样从房顶突出来。鞠子曾说想设计成哥特大教堂一样的尖塔结构，但碍于建筑基准法的限制，才设计成了如今的模样。而且，加盖四楼时还设计了多种楼梯，最终采纳了螺旋结构的。刚刚我上楼时走的那个厚重的中央楼梯，仿佛是预见到将来还会在西侧安装螺旋楼梯一般，是建在房屋中心线稍偏东侧的位置的（故意设计成左右不对称的建筑样式，学名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也就是从正面看偏右的位置。不过中央楼梯是房屋初始设计时建的，因此只到三楼。

而这段螺旋楼梯连通了鞠子房间所在的四楼和三楼，接着贯穿天花板一路向下。考虑到安全性，抑或是为了鞠子本人或女性客人身着短裙时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上下楼，螺旋楼梯没有使用楼梯井的结构，而是整体将楼梯遮了起来。因此，初次光临的客人除非正对着开口望，否则只能看到耸立在走廊正中央、仿佛古希腊神殿的圆柱体吧。这也是之前我将螺旋楼梯描述为“白色圆柱”的原因所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螺旋楼梯的扶手、台阶，包括围着的墙壁，都统一用宛如百合花一般的纯白色人工石膏制成。一旦进入，不管是沿着楼梯向上还是向下，四面八方除了白色以外看不见其他颜色。

这是自小就有强烈的公主情结，长大成人之后不见好转反而越发高涨的鞠子，央求拥有全国连锁的山药泥饭餐厅的实业家老爸，托了关系特别定做的。这件事在我们之间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实说，我在初次光临这栋别墅之前，一直认为纯白色的螺旋楼梯这种东西，只会是电影拍摄时用的道具，在讲究实用的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第一次来到这栋别墅，看见螺旋楼梯时，我的感受就是字面意义的“魂飞魄散”。不管是拆除屋顶的一部分加盖一层楼，还是为了建楼梯而拆掉二楼与三楼的部分天花板，想必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按照鞠子的说法，这楼梯还是模仿法国某地的一个城堡里、由某知名设计师设计的螺旋楼梯所建造的。连这样少女心十足的楼梯都有模板，不愧是浪漫的法兰西。虽说我对于日本的建筑多少有些关注，但说到海外，对别说法国，连夏威夷都没去过的纯国内派我来说，详细情况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小珠呢，小珠在哪里呀？”我冲着空气问道。

说句老实话，小珠在哪儿我一点也不关心，但这样问的话沙耶加可能会回答——我如此期待着。沙耶加平常对小珠关爱有加，所以平日里小珠总是跟在沙耶加后面——

但是再一次，我的期待又落空了。沙耶加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别处，别说回答了，连往我这里看一眼的意思都没有。我心中的失望感又增加了些许。

“是啊，小珠呀。奇怪，到哪里去了呢？”

深陷在沙发里的恭子说着站起身来，目光在木地板上不停游移。

“噢，真的呀，到底去哪里了呢？刚刚还在那边的木地板上咕噜咕噜滚来滚去，舒展身体来着。”阿英紧接着说道。果然还在为了缓解这里沉闷的气氛而努力地配合着。

我一面在心里暗暗感谢阿英坚定的友情，一面紧紧盯着连我的眼睛都不愿看一次的沙耶加的侧脸。

为什么要无视我？

连回到朋友关系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吗？

我下意识地握紧拳头，直到指甲深深地刺进了手心的皮肤才有所发觉。

原来如此，爱之深恨之切，这句话原来是这时候用的啊——

* * *

我暂时离开休息室，下到一楼。刚才一口气飞奔上中央楼梯，如今我一个人垂头丧气地逐级而下。下了楼梯后左转，再沿走廊直行，拿着波士顿包的我走进了分配到的一楼东侧最里面的房间。

计划得太美，没想到竟然受到沙耶加那样冷漠的对待，本想着姑且可以跟她闲聊一番的。连放行李的工夫都不愿耽误，急匆匆地跑去休息室露面，感觉自己像个傻瓜一样。

不过我人刚到这里，就算再怎么着急也没用。今晚或者明天，一定会有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先等等吧。

房间内被整理打扫得非常干净。这个屋子位于别墅的最东边，能迎来清晨第一束阳光，我一直非常喜欢，每年都要求分配